

奥古斯丁论丑*

潘道正^{1,2}

(1. 复旦大学, 上海 200433; 2. 天津外国语学院 汉文化传播学院, 天津 300204)

摘要:奥古斯丁认为,至美的上帝创造的世界,无物不美。首先丑是意志的曲解,是对本性的违反,丑的存在也是出于上帝善的意志,能够更好地证明事物本性的完美;其次,丑不过是程度较低的美;再次,丑是不适宜。奥古斯丁对丑进行了创造性的解释,“比任何希腊人都更直接地处理了丑的问题”,影响了欧洲1000多年。

关键词:奥古斯丁;丑;意志;完整性;适宜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924(2009)01-0130-04

1 上帝创世,无物不美

奥勒留·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于公元354年出生于罗马属地北非,自小接受罗马式教育,攻读文法和雄辩术,后又研究修辞和哲学。奥古斯丁一度醉心于摩尼教,沉迷于新柏拉图主义,最终皈依基督教,并在基督教历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奥古斯丁精通古希腊罗马哲学,学识渊博,加之经历复杂,体验丰富,遂形成了其独特的美学思想。在西方美学史上,正是奥古斯丁第一次对丑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研究。

美和丑是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在介绍奥古斯丁审丑思想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下他的审美思想。波兰美学史家塔塔科维兹认为,基督教美学有两个源头,一是古希腊罗马美和艺术的理论,另一是内在于圣经中的基督教信仰,而奥古斯丁则是基督教美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1]5}。奥古斯丁正是在充分吸收了古希腊罗马美学思想的基础上,才形成了他自己独具特色的基督教美学思想。

奥古斯丁年青时受伊壁鸠鲁学派享乐主义的影响,耽于物质的美,还特地写了一部著作《美与适宜》,论述美的问题。他在《忏悔录》中回忆道:“我爱这些低等的美,沉迷其中,不能自拔。我问我的朋友,我们难道只爱美的事物吗?那么,什么是美的(pulchrum)?什么又是美(pulchritudo)?诱惑我们并使我们同所爱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到底是什么?除非它们拥有优雅和美,否则就不可能吸引我

们。我注意到事物自身具有一种美,一是源自整体感,再就是源自各部分相互适宜,这就像身体的一部分之于作为整体的身体,或鞋子之于脚,等等。^{[2] Confessions IV.13}。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年轻的奥古斯丁相信美是客观的存在。它对奥古斯丁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伊壁鸠鲁学派的影响,上升到了美的本体论式的追问,而这正是古希腊罗马的美学传统。皈依基督教后的奥古斯丁虽对“低等的美”越来越反感,但他从没否定过美的客观性。在晚年的一封信中,他还通过同“适宜”的比较,强调了美的独立性。他认为,美同丑陋和畸形相对,以其自身被评价,获得赞扬;适宜同不协调相对,有赖于它所附着的别的东西,并非以其自身得到评价,而是依靠同其相关联的事物。“整体感”和“适宜”也是奥古斯丁评判丑的两个主要标准。

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数、比例、和谐等美学思想对奥古斯丁影响深远。奥古斯丁认为,美分肉体和精神(感性和理性)的美,感性世界的美决定于数、尺度和秩序,尺度和数决定了秩序,而美则是三者的统一。精神世界的美同样决定于秩序、尺度和秩序等因素。在奥古斯丁看来,色彩的灿烂,旋律的甜美,花和香水的芬芳,甘露和蜂蜜的可口,虽都让我们快乐,但并不就是美的。因为就本性而言,在物质世界,只有生命和生命的显现才是美的,如鸟儿的歌唱,动物的叫声和跑动等作为生命的表达无不是美的表现。所有活着的事物都让我们愉悦,因为它有植根于生命本性的节奏、尺度和和谐。精神的美是更高的美,同样决定于节奏、尺度和和谐,只不过程度更高。人的歌唱比夜莺

* 收稿日期:2008-09-25

作者简介:潘道正(1972—),男,安徽芜湖人,哲学博士,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流动站博士后,天津外国语学院汉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西方美学、圣经文学等研究。

的歌声更好听,是因为除了旋律,人的歌声还包括有着精神内容的歌词。通过赋予精神以形式性的因素,奥古斯丁把以毕达哥拉斯学派为代表的古希腊形式美思想改造成了基督教的审美思想。

不论在神学上还是在美学上,新柏拉图主义对奥古斯丁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柏拉图及其学派的哲学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在气质上近于基督教神学,对奥古斯丁影响甚大。按照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回忆,一个盛气凌人的家伙把一些译自希腊文的柏拉图派的拉丁文著作介绍给他,而他竟然从中读到了除受难之外的几乎所有关于圣子的真理。柏拉图学派发展到公元3世纪,新柏拉图主义的普洛丁,其思想更趋神秘玄奥,被公认为是早期基督教思想的源头之一。奥古斯丁甚至从未把普洛丁当外人看过,他在《上帝之城》中这样写道:“柏拉图主义者普洛丁的讲义涉及到了神意,由花和树叶的美来证明,神意从至高的上帝——他的美不可看见,不可言传——向下直达最底层的世俗事物。上帝不可见且永恒不变的美流溢遍及所有的事物,普洛丁说,如果不是上帝赋予它们以模式,那么它们就不可能有如此高雅精致的美。”^[2] The City of the God, X, 14. 奥古斯丁显然把普洛丁的“神”同基督教的上帝等同起来了。

普洛丁继承柏拉图的传统,认为美的本源是原初的理式(Idea),“这个世界里的事物之所以是美的,是因为分享了理式。”^[3]理式是绝对的美,是纯粹的存在,为所有事物提供美,自身却不损分毫;给予万物,却不接受任何东西,是终极的“太一”(The One)。这种美学思想显然对那些像奥古斯丁这样谙熟古希腊罗马哲学的教父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于是,一种高于感性美的神性美(divine beauty)观念逐渐确立起来,上帝就像“理式”一样具有了至美的特性。在巴西略那儿,上帝开始具有了原型的美。他赞美说:“上帝,就像那太阳,将在你洁净了的眼睛的帮助下,在他自身中向你显现不可见的形象,在这受祝福的奇观中,你将会看到原型难以言传的美。”^[4] St. Basil, On the spirit, IX, 2. 和奥古斯丁差不多同时代的伪狄奥尼修视上帝为美本体,最高的美,认为上帝既包含又超越了所有具体的美。而奥古斯丁和伪狄奥尼修一起被塔塔科维兹视为神性美思想的两个开创者。

受普洛丁的影响,奥古斯丁也视上帝为“至美”,为美唯一的本源,而尺度、形式、秩序等所有美的特性自然都来自上帝。在一篇反驳摩尼教的文章中,奥古斯丁颇为夸张地写道:“所有或大或小的善的特性都来自我们天主教徒所崇拜的上帝。从上帝产生了所有大大小小的尺度,所有大大小小的形式,所有大大小小的秩序。……上帝超乎所有创造物的尺度、形式、秩序之上,也超乎空间之上,是不可言说的独一的力量,所有的尺度、形式、秩序都由之产生。”^[2]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God, Against the Manichaeans, III. 当然,所有的艺术法则、审美的法则也都来自至美的上帝。像普洛丁一样,奥古斯丁也对美进行了等级的划分。尺度、形式和秩序,以及附着于这三者的其他数不清的特性,构成了上帝所创造事物基本的好的特性,这既是精神上的,也是肉体上的。但虽同是具有这3种特性,美的程度却有高下。尺

度、形式、秩序比较好的事物都是合乎比例的,也必然是较高层次的美。尺度、形式、秩序比较差的事物,虽也合乎比例,但只能是较低层次的美。总之,尺度、形式和秩序这3种特性越强,事物就越美,特性越差,美的程度也就越低,而若失去这3种特性,也就没有了美。

神性美和精神美息息相通。晚年的奥古斯丁完全归依于基督教的精神传统,神性美最终淹没了其早年无比热衷的形式美。在奥古斯丁看来,作为美自身的上帝,超越世界之上,不具有四射的魅力、闪烁的光芒和愉快的旋律,等等,因为这些特征只能愉悦知觉,与其说是美感,还不如说是快感。由于禁欲主义的影响,基督教对快感无比警惕。亚历山大的克莱门早就警告人们,快感不是美丽,而是欲望的源泉。他例举海伦和阿芙洛蒂特的例子,认为她们都只能给人快感,并谴责雅典人屈服于快感,竟然称她们为神。克莱门认为,所有这些都表明,愚蠢的人出于对快感的无知而被控制,而人们应该坚决抵制,哪怕它被称为神。奥古斯丁没有克莱门极端,但同样认为,缤纷的色彩、优美的旋律、芬芳的花朵等等,虽都能带给人们快乐,但它们都只是让人愉快的事物,而不是美的事物。上帝的美则完全超越了感觉,没有形象可以代表它。在这一点上奥古斯丁同《旧约》是一致的。他因而成了偶像破坏运动的先驱。由上帝之美不可见的特性出发,奥古斯丁断定神性美不是靠感觉,不是靠眼睛来欣赏的,而是靠精神,靠真理和德行,才能沉思到的。只有纯洁的灵魂,只有圣徒才能理解它。

至善至美的上帝也决定了受造物本性上也都是至善至美的。至善的上帝创造的世界也必然是善的。奥古斯丁论证道,事物不外两种:不朽的和可朽的。不朽的是“至善”,也即上帝;可朽的是“善”,也即一般的受造物。所谓朽坏就是善的减损,如果没有善也就无所谓朽坏了,所以可朽的事物必然是善的。另一方面,没有善就无物存在,因为如果善减损以至于无,而物尚在,那么就成了不朽的,成了至善,这显然是荒谬的。因此,任何事物丧失了所有的善,便不再存在。事物如果存在,自有其善的成分。因此,凡存在的事物,都是善的。同样至美的上帝创造的世界也必然是美的,在早期教父们看来,这在圣经中有充分的证据。没有人会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上帝在创世时,几乎每创造一样事物都要说“好的”。奥古斯丁甚至注意到上帝前后一共说了7次,而第8次上帝看了所造的一切,不仅说好,而且说一切都很好,“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1:31)《传道书》也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3:11)当然,“好的”不一定是“美的”。“好的”一词的希腊文是kalos,译自希伯来文。据塔塔科维兹考证,这个词的希伯来原文意思非常宽泛,指的是人外在和内在的品质,特别是“勇气”、“善行”等道德品质,并不必然具有审美上的意义,“在《创世记》中,这个上帝用以赞许其工作的词的真正意思是:上帝的工作很成功。这些词包含了对世界广义的而非狭义的审美的认可,不是具体的审美的赞许。”^[1] 5 但不管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如何,并不妨碍它成为奥古斯丁美学思想的一个基本信条,何况希腊文译文已赋予它明确的美

学内涵。

2 丑是比较而言程度较低的美

奥古斯丁坚信,上帝创造的世界无物不美。然而,丑的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在一个由上帝创造的美善的世界里,丑恶何以可能?几乎每一个基督徒都会遇到这样的质问,但直到奥古斯丁才给予了比较系统的解释。

首先,奥古斯丁认为丑恶并非事物的本性,而是源自意志的曲解。早期教父们喜欢用“本性”(nature)一词,指的是被造物得以成为物体的规定性。事物的本性由上帝赋予,必然美善。“意志”(will)是所有造物中唯有人才有的特性,奥古斯丁把它定义为一种整合的能力:“那些事物具有某种尺度,视像因之得以复制,但视像自身是数。意志规范整合这些事物,把它们组合成统一体。意志所欲求的不只是知觉或构思,还有视像由之形成的那些东西,像重量。这样经由事先预期,我就能注意到三样东西:尺度、数、重量,这在所有事物都能见到。与此同时,我向能够告知的人尽我所能地总结:意志就是可见事物和视像的整合者。”^[4] On the Trinity, XI, 11. 意志的整合能力实际上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知性上的整体构思能力,一是感性上形成意象的能力。可见意志具有主动性,但也正因此就有了偏离事物本性的可能,造成丑恶的存在。

丑恶因而跟事物的本性无关。在奥古斯丁看来,当意志放弃了在其上的事物,转而追求比其低的事物,就变成有害的了。但不是因为它转向了有害的事物,而是因为转向本身是恶的。也就是说不是一个低层次的事物使意志变坏,而是意志自身由于恶劣而无度地欲求一个低层次的事物才变坏了。事物有层次上的高低之分,但无所谓丑恶,因为本性都是美善的。相反,甚至最邪恶的意志也是本性善强有力的证明。奥古斯丁认为,丑恶同美善有本质的区别:美善是客观的,有实体基础;丑恶是主观的,没有实体基础,在本质上是败坏了的意志背离了最高的天主而自甘下流。事实上,人类所有的丑恶都源自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对上帝的第一次背叛,克莱门说:“人就其本性而言是挺直且威严的,作为上帝的造物渴望着善。但是用腹部蠕动的生命剥夺了尊严,成了爱诽谤的、憎恶的、嘲弄的。”^[4] St. Clement paedagogus, III, 7. “腹部蠕动的生命”指的是蛇,正是它诱骗夏娃违背上帝的意志偷食了善恶果。

由本性美善可引出一条评判美丑的标准:合乎本性就美,反之则丑。正是出于这样的标准,早期教父们大多主张素朴,而反对修饰打扮。最激进的要数克莱门了,他完全不能容忍女性的盛装打扮,责骂她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美。为了教育这些女性,克莱门还专门写了篇文章。他认为,自然本真状态的人就是“真正的美”:^[4] “按照上帝的形象造成,他是美的,无需任何装饰:他所具有的就是美,真正的美,因为美就是上帝,人于是成了上帝,既然这正是上帝的意愿。”^[4] St. Clement paedagogus, III, 1. 而扎上华丽而俗气的头巾,再配上各种装饰,只能让那些妇女们变丑。奥古斯丁完全赞同克莱门的观点,主张自然素朴的美,认为

费心劳力的修饰打扮是对上帝的背弃,甚至是对上帝造物的毁坏,因而只会让人变丑。在他看来,人们为求悦目,对衣、履、器物以及图像等,用各种技巧修饰得百般工妙,但却远远越出了朴素而实用的范围,更违反了虔肃的意义。如此劳神外物,钻研自己的制作,只能是对创造者的背弃。

其次,从整体美的角度来看,丑不过是比较而言程度较低的美。上帝创造的万物无不是美的,但事物之间存在差别。实际上,奥古斯丁分出了3个层次的美,他在《忏悔录》中写道:“我不再希求更美好的事物了,因为在考虑到整体,有了更好的判断后,我认识到在上的事物要优于在下的事物,而整体则又胜于在上的事物。”^[2] Confessions, VII, 19 整体是最高的美,但是整体内部的各个部分相互之间存在差别,有时会缺乏一致性。而人的意志并非总能从整体的高度看问题,相反,大多数时候只能注意到局部,于是差异就突出出来,好的事物两相比较,差的事物就被视为不好的了。“在所有这些事物中,同较好的事物相比较,稍逊一筹的事物就被称为差的。好比人的形体比较美,相比较而言猿猴的美就成了畸形。轻率的人就被蒙住了,好像前者是好的,后者是坏的,他们没能按猿猴自身的模式来审视猿猴的身体。其实,身体的很多特性在两者都是同等的,各部分的适宜,保护安全,和其他的特性,简直不胜枚举。”^[2] Against the Manichaeans, 14 奥古斯丁对猴子的美作了充分的肯定。同样,作为一个客观物体的人被视为丑,不是因为其形体上的不足,而是因为同更美的形体相比较的缘故。

猿猴的例子颇能说明问题。古希腊寓言家伊索有则寓言,讲朱庇特向林中所有的野兽发出通告,要选出一个最美的子女。猴子捧出一只鼻子扁平、周身无毛、容貌丑陋的幼猴,引来了其他动物的嘲笑,但母猴坚持认为幼猴是最可爱、最体面、最美丽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有名言,谓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的,而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伊索肯定了母猴的爱,但幼猴的丑也是客观存在的。赫拉克利特的话容易引起争论,有人认为他不过区分了不同层次的美或丑,但更多的人则从审美相对性的角度来理解,认为猴子特别是人的美或丑都是相对的,但无论怎样理解,猴子终究是摆在了人或神的对立面,因而也是丑的。总之,伊索的猴子和赫拉克利特的猴子,都是丑的,至少不能满足某种形式上美的标准,是否定性的对象。奥古斯丁的猴子却有本质的不同,它不是丑的而是美的,只不过程度低了些而已。奥古斯丁从有用性的角度加以论证,但起决定作用的显然还是“上帝创世,无物不美”的原则。

丑的事物因而同样体现了上帝善的意志。“罪的意志尽管违背了它自身的秩序,但并不就因此而出于上帝的法则之外,上帝为了善公正地安排了所有的事物。就像对于训练有素的眼睛来说,适当安排的阴影会增加一幅画的美一样,罪人甚至也能美化宇宙,尽管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的畸形是一种令人悲哀的缺陷。”^[2] The City of the God, XI, 23. 可见丑对于整体美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责怪牲畜、草木以及其他诸如此类有限的、易变的事物缺乏智力、情感或

生命是荒谬的,尽管这些缺陷有可能毁灭它们可朽的本性。出于造物主的意志,这些造物接受了适合它们的存在,通过消亡和让位于其他事物,获得最低层次美的形式,即随着季节而变化消亡的美,这些事物就其自身而言都是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部分。地上的事物不可同天上的事物相提并论,但也不能因为层次低就把它们从宇宙中消除。^[2] The City of the God, XII.4. 那么,如何理解艺术品的缺陷呢?奥古斯丁的回答是,缺陷对艺术品来说也是必要的,没有缺陷它们也许就不是真正的艺术品了。画中的马必定不是一匹真正的马,否则画就不是一张真正的画。舞台上的赫克托尔不可能是真实的,否则扮他的演员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演员。换句话说,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就是以“虚假”这一缺陷为基础的。

再次,就适宜而言,丑是不适宜。作为整体的世界体现了上帝的秩序和终极目的性。略早于奥古斯丁的圣·巴西略(St. Basil)认为,上帝“所尊为美的是那种艺术的适宜性得到完美展现且趋向于最终有用性的事物。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了准确无误的设想,而每样造物都按照他创世的意图实现了目标,他因而赞同每样事物”^[4] St. Basil the Great, Homily, III.10。这种观点在早期教父中是有代表性的。奥古斯丁相信在这样的世界秩序中,从整体性来看,每一物的存在都是适宜的,它们和谐一致,相合无间,达到了整体上的至美。但是,奥古斯丁也看到,一旦人们不再以事物的本性,而是以它们的有用性来评判事物,它们相互之间有时就变得不适宜了,比如:火是最值得称赞的,有什么比火的燃烧、闪耀、火焰更美的呢?有什么比用来取暖、恢复、烹饪的火更有用呢?但也没什么比火的燃烧、焚毁更有破坏性。再比如,一样的面包,健康时啖之可口,抱病时则食之则无味。同样,光明对于好的眼睛来说是好的,而对于有病的眼睛来说则是不好的。而最恰当的莫过于洗澡的例子:裸体在浴室洗澡是不会冒犯别人的,但裸体走到公共场所,肯定是丑恶的行为。

最后,晚年的奥古斯丁尤其崇尚精神的美,丑则要么不成其为丑,要么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奥古斯丁认为,事物外在形式构成了可见世界的美,为我们的理性所把握;我们通过身体知觉这样一种方式感知到它们,获得相关的知识,但我们用以评判它们的不是知觉,而是人才有的“精神”,这是一种更高级的知觉。“通过这种知觉,我们认识到哪样事物是公正的,哪样是不公正的——正义依靠一种可理解的观念,非正义则是这种观念的缺乏。这种知觉发挥功能不依赖眼、耳、鼻、舌,也不靠任何身体的触觉。”^[2] The City of the God, XI.27. “正义”是奥古斯丁极力赞赏的人的品性,它是“精神的美”,虽不为眼睛所见,但却能为所有的人感知到。“相应地,一个不正义的人也知道谁是正义

的。那么,他是如何知道的呢?他是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吗?任何物质事物的正义与否都像黑白、方圆一样一目了然吗?谁能这么说?事实上,眼睛所见不过是物质的事物。但是于人而言除了精神无所谓正义,当某人被称为正义的人,这是就精神而非身体来说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正义正是精神的美,人们因之而美丽,尽管他们中很多人身体长得奇形怪状。^[2] On the Trinity, III.6. 审美一旦上升到精神的高度,物质的美就没有位置,更无所谓丑了,无论怎样奇形怪状的身体都可以是美的。

总之,在一个由上帝创造的世界里,万物无一例外都必然地充满本真的善,并被美化,而真正的丑其实是不存在的。解释的终点似乎又回到了起点,但不管结论如何,奥古斯丁还是提出许多创造性的见解。鲍桑葵对奥古斯丁的审丑思想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古代形式美学中统一相关联的多样性被奥古斯丁更深刻地解释为矛盾双方的对立,……它的美学意义(这在奥古斯丁的手中得到非常明显的强调的)马上就把我们带到了我们在今天的诗歌情趣或正统情趣中可以找的那种关于丑的近代流行理论的水平。这种理论的实质是,它认识到丑的东西是美的东西的一个从属的要素。丑是美的衬托物,然而,整个来说,它又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或者几乎是传统意义上的和谐或对称的效果有所贡献。这一理论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比任何希腊人都更直接地处理了丑的问题,比普鲁塔克更直接,因为普鲁塔克只是把丑看做是艺术技巧的证明,除此以外,就把丑从艺术中排除出去了。”^[5] 122 鲍桑葵生活于19世纪,也就是说,奥古斯丁的审丑思想不仅是开创性的,更是影响了欧洲1000多年。

参考文献:

- [1] Wladyslaw Tatarkiewicz. History of Aesthetics: II [M]. trans. Montgomery R M. Barrett. Mouton: Polish Scientific Publishers, 1970.
- [2] St. Augustin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II [M]. Peabody: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94.
- [3] Plotinus. Ennead: I [M].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4] St. Augustin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I [M]. Peabody: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94.
- [5] [英]鲍桑葵. 美学史 [M]. 张今,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责任编辑 张佑法)